

浮色

一个起于陨石的离奇故事。
浮生尘色，雷壮游的死亡之旅医治了我们每一个人。

黄梵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浮色

黄梵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色 / 黄梵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5

ISBN 978-7-5399-8412-4

I. ①浮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4570 号

书 名 浮色

著 者 黄 梵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12-4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关键词

安国寺

据考证,安国寺初名护国寺,始建于公元六五七年,之后两度隳颓于乱世(唐武宗灭佛和唐末战乱)。到五代南唐,因李璟倡佛,在旧址上精心重修。苏轼谪居黄州时,对安国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利用安国寺重塑了自己受贬的心境。从已写的诗文《黄州安国寺记》《安国寺寻春》《安国寺浴》《应梦罗汉》等,可以察觉他写安国寺其实没有止境。他在《安国寺记》中写道:“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”,证明安国寺当时并不在青龙山顶。百年后陆游来到黄州,发现安国寺已“兵火之余,无复遗迹”。元明两代还有过两次重修。元代重修是在原址上进行,明代重修不知何故将地点迁到了青龙山顶。青龙山顶至今存有南唐石舍利塔、苏轼睡过的石床,证明了当年寺庙向山顶的搬迁,同时也是一次遗物的大收集。传说迁庙上山,是为了避免受战乱焚城的殃及。明以来的历史,似乎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。一九六七年之前,安国寺与青龙山的树木早已融为一体,并用安宁拯救着山下一代人的灵魂,几乎忘了还存在毁灭的威胁。

鬼

世人会觉得殷人创造的鬼文化,离自己很遥远,讲鬼故事的初衷,只是为了吓唬恶人。但汉代以来,佛教因果报应的引入,使得被重塑的鬼文化,对普通世人有了劝善的喻意。青海丹噶尔古城城隍庙

的墙壁上，绘着一套完整的阴间刑罚，通过极力炫示刑罚之痛，试图惊醒和震撼世人，对是非的麻木，也为世人提供申冤之门。楚地的巫文化一向发达，表现鬼附体，是巫备受称赞的能耐之一。当然，治病也是巫份内的事，所谓病又与邪或鬼有关，巫熬药，就成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神秘仪式。敦煌文献中关于豆腐的记载，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。一般人都听过淮南王炼丹炼出豆腐的故事，但美国学者安德森依照文献和医学，发现豆腐在成为食物前，是控制体内微型炎症的良药，他证实西方人体内微型炎症确实比中国人多，按照中国鬼文化的说法，即西方人体内的上身鬼比中国人多。自从孔子对子路的答复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，成了路人皆知的警语，儒家文人就不再是鬼文化的知音，他们打发了瘟运的状元钟馗去打鬼，无非昭示天下：当儒家文人心系社稷之患，鬼事就自然变得无关紧要！

石墨烯

石墨烯是人类首次发现的单层原子材料，即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石墨薄片。两个俄裔人发现它的故事，简直像地道的中国传奇。他们鬼使神差，把胶带粘在石墨薄片的两面，每撕开一次胶带，薄片就被一分为二，通过不断如此操作，最终得到了只有一层碳原子厚度的薄片。这种材料如同神话中的神物，它透光不透气，比钢铁硬百倍，电阻比任何材料都低，可以任意弯曲……用它做的电池，令汽车充电只要数秒，用它做的显示屏，透明又能弯曲，用它还能做电子纸、透明手机……石墨烯蕴藏的潜在应用，唯一限制来自人类的想象力，只要想象力未被理性耗尽，石墨烯能演的戏就没有完，正如但丁说的：“哲理和神学指引我们走向天堂”。神学暗示一个人感性（情感、直觉等）蕴藏的财富，代表了内心各种神秘的力量，是文学的祖宗；哲理逮住的是智力的努力，它仰赖推理，是科学的先驱。上海有个叫杨帆的博士，算是明察两者的有识之士，他不舍弃石墨烯的艺术含意，他拍摄的诸多石墨烯微观照片，让人诧异石墨烯的造型能耐。石墨烯能模仿

飞机窗边冻结的冰晶、五边形或六边形的蔓藤枝叶、蕨类植物的瓣瓣条状叶片、拿盾牌的武士、夜空的四角繁星、圆形的火山湖、仙人掌等等。通过加大碳含量,还能得到连绵的山脉。在铜基底的高温中,还会看到蜿蜒的小路。如果混入杂质颗粒,层数不均的石墨烯,会形成一幅水墨画。石墨烯生长的电池材料,壮美如盛开的牡丹。利用石墨烯基底,氧化钛纳米材料可以长成盛开的荷花、茂密的红树林。作为极薄的二维材料,石墨烯也能蜘蛛网一般,将极小的纳米颗粒包裹起来。当然,美国有一华裔博士也曾投身获取单层碳原子的国际竞争,通过书写制作复杂的纳米铅笔,他曾获得有三十层碳原子的石墨薄片,但差不多同时,那两个俄裔人用更简单也更妙的办法,得到了单层碳原子的石墨薄片,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。获奖后,石墨烯的发现者之一说:“石墨烯的真正潜能只有在全新的应用领域才能充分展现”。获奖依旧令他清醒,他的意思是,石墨烯未来的应用进程,仰赖更大胆的想象。他的话也正好说中了两个俄裔人胜出的关键:非凡的想象力。

人脑芯片

马格利特只是比利时画家,但他于一九三七年画出的《模特》,其认识已经越出艺术。他把靴子的下半截画成一只脚,引导观者体验美的同时,也在掀起一场认识革命:如何把有生命的脚与无生命的靴子进行无缝衔接。画笔令衔接天衣无缝,也令他走在科学之先。当然,哺乳动物的牙齿和指甲,也是最有想象力的造物之一,它们与肉体的连接,神奇得如同《模特》中的靴子和脚。人类最初的尝试有些恐怖,他们在猴子的颅骨上钻孔,直接用电线连接芯片和大脑。一九五〇年,出现了首例人脑芯片,通过芯片电极输出的微弱电流刺激大脑,戴尔卡多试图改变人的情绪或控制人的四肢。美国科学家进一步发现,把芯片电极铺在丝质基材上,借助丝质基材的水溶和生物兼容特性,芯片一旦植入大脑,电极就能自然地贴合脑部组织。接着意大利人的发现,值得大书一笔。他们在脑中找到一种蛋白质,能

将脑细胞粘在芯片上,即将脑神经细胞的离子通道,与半导体材料接通,使脑神经细胞的电子信号,可以传向硅芯片。英国人一向在欧洲不合群,他们索性不管人脑和机器的连接问题,通过光遗传技术,朝活体注入光敏基因,尝试用不同颜色的光,打开或关闭一小块大脑组织,他们成功了。接下来,为了引导光灵巧自如地照射大脑的某些点,制造有三维光探针列的芯片,就成为关键。

熵 热力学有其它科学早已远离的哲学意味,因为它的道理不止适用于化学、物理,也适用于生物、社会和经济等。简单说,熵的变化等于热能变化除以温度变化,熵增表示秩序减弱,熵减表示秩序增强。这简单得毫无诗意的熵,却包含了世间一切道理。熵定律说,凡孤立系统,熵不会减少。因保持熵不变的条件太苛刻,孤立系统的熵都会增加,即孤立系统的秩序会持续崩塌。这解释了天空中云的分布,为什么总会不规则。但似乎也有例外,比如,有时蓝天和白云也会形成蓝白相间的条纹,一种叫天街的独特结构,这又该如何解释?比利时的普利高津是第一位揭开谜底的大师。他发现,系统若要创建新的结构,或要维持住独特的结构,系统必须开放,必须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,他称这类结构为耗散结构。他的理论当然能解释天街现象。气象学家发现,天街一直与周围的大气和云交换物质和能量。耗散结构论也解释了生命为什么需要新陈代谢?社会、经济等系统为什么需要开放?一九七七年,他毫无悬念获得了诺贝尔奖。熵的故事当然永远讲不完,它的魅力在于,无需关注细枝末节,就知道各种系统正走向悲剧还是喜剧?也清楚人会死亡,太阳会毁灭,社会越开放其结构越精致……若想知道宇宙会怎样?只需看懂熵的本性。难怪爱因斯坦曾赞叹:熵定律是科学定律之最!

我眯起眼睛，想找出太阳到底躲在哪里，忽然发现，一柱白色孤浪出现在天际，疾速驰来。那是闯入天空的什么东西，巨大的撞击力激起白色的迷人气浪。那道耀眼的白色曳迹，令我想起年轻时见过的小火箭。那种小火箭小到可以捧在手上，我供职过的西北气象局，一度用它进行气象探空。

不管天光有多强烈，曳迹头部颤动的微弱亮光，像一盏忽明忽暗的孔明灯，映入我的眼帘。“它不像残骸，到底……是什么呢？”

白色曳迹一直在不停翻滚，把我吸引了过去。我忍不住跑出峡谷杉林投下的大片阴影，迎着曳迹跑了百十来步。那时，我刚过一座石桥，即将离开山谷。可是，当我再次抬头，刚才令我迷惑的曳迹头部，忽然不再翻滚、跃动，不再激起白色气浪。那道一直悠然行进的曳迹，刹那间，就像一截长长的白棉线，被弃在了天空……

我不由得张大嘴巴，迎着头顶传来的隆隆呼啸声，那声音简直像老天爷大发雷霆。我慌得停下脚步，凝视那道断了线的曳迹，不知天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每一秒都觉得呼啸声离我更近，也许离我只剩下八百米、五百米、三百米……呼啸声令我产生即将被击中的感觉，于是，我身子一震，从山坡上一跃而起，仓促地朝山顶跑去。大约只迈了十来步，我就被一片黄漫漫的沙土，“轰”一声推倒。我向来头脑清醒，难得恍惚或糊涂。可是，当我趴倒在地上，置身在粗粝的沙土中，我迅速恍惚起来。

我感到周身火炎炎的，一瞬间，全身渗出了豆大的汗粒。我就像正在酣睡，觉得自己进入了梦境。梦见自己孤身一人，待在空落落的桑拿房里，虽然大汗淋漓，却竖着耳朵偷听隔壁的说话声。我听出隔壁的桑拿房里，聚着清扫小组的其他成员，他们大声议论着什么，粗哑的嗓音在空朗朗的桑拿房里久久回荡。奇妙的是，哪怕隔壁的说话声再大，我也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。后来，我把头紧贴在木壁上，一感到木壁的“吱吱”震动，就听清他们正在喊：

“雷壮游，雷壮游，雷壮游……”

起初声音很远，仿佛从深山老林悠悠荡荡地飘出来。反复喊了十来次，声音竟奇妙地变得清晰和响亮。我奋力睁开眼睛，渐渐看清头顶上方晃动的几个影姿。“快看，雷壮游醒了……”石柳龙双膝跪在地上，竭力用双手托着我的脖子和脑袋。老伴云霞则跪着给我喂茶水，等“咕咚”一声咽下肚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：

“我没死吧？……”

我冷不丁说出的打趣话，一扫现场的紧张气氛，大家都“嘿嘿嘿”笑起来，“你死不了，也不能死，你死了我们怎么办？”

不到一分钟，我就毫不气喘地站了起来。简直难以置信，眼前的山上已是一片废墟，面积有足球场那么大。从天而降的什么东西，不幸砸中了山顶的安国寺。凡被灼热气浪抚弄过的水杉、杨桐、松树、灌木和爬根草等，明显已萎败。亏了刚才我身上堆积着厚厚的浮土，意外躲过了爆炸的热浪，也幸亏清扫小组及时找到了埋我的地点……

没想到，回家不到一天，我的脸色就变得惨白，两条腿儿竟像两根空裤筒，完全撑不住身子，肝部还不时有痉挛似的剧痛……

出事的那天，天上出现了成片的卷积云，疙疙瘩瘩，仿佛积在我心中的心事。为了跃过心底的沟壑，我情愿想象，卷积云是一方方漂亮的汉白玉，准备用来建造天上的安国寺。也许老天爷还拿不定主意，不知

该用什么蓝图筑出主殿，云儿们便像偷懒的监工，索性站着，呆滞滞地望着我……青龙山的山谷里，飘着阴湿的袅袅雾气，我真巴望阳光能透过云缝射下来，让谷底腾起丝丝缕缕的暖气。黄州镇已有六天没见太阳，前五天一直阴雨绵绵。天气把清扫小组的成员，都赶回到温暖的家里，他们只好抱着电话向我打趣：

“这下失落了吧，你今天当不了捡垃圾的领导了……”

“在家里陪老婆，还是比陪垃圾强吧……”

清扫小组里大概只有我天天掰着指头，焦急地数着下雨的天数。空坐家里实在难受，过去要是无所事事，我会靠看电视打发时光。同儿子雷石断交以来，我的兴趣被从电视机里拽了出来。以前看得津津有味的会议新闻，现在不能忍受，觉得千篇一律、枯燥寡味。就连大家趋之若鹜的相亲、民事纠纷等节目，我也提不起精神瞅一眼。有段时间，我只让笑场不断的相声节目，来冲淡我内心的苦恼，可是哈哈笑完，精神还是一筹莫展。本来看书能使人内心镇静，身子像充了电，能给自己或别人带来活力，可惜我双眼老花，甚至出现白内障，我不敢做太费眼力的事……

我像重新恋爱一样，曾希望和老伴耳鬓厮磨地交谈，期待甚高。老伴云霞只要做完家务事，我就像一个好学生，凝神屏气，安静地等着她打开话匣子。我像一面旗子，原本期待她朝我吹来清新的春风，没想到她朝我刮来的尽是沙尘暴——她喜欢谈论亲戚恩怨，渲染他们的妒忌、势利和卑鄙，一桩桩不足挂齿的小事，竟像耀眼的钻石嵌满她的记忆。说的時候，她越苦恼，似乎就越兴奋，越有重新发现真相的快感……每次听完，我的心情只会更加阴沉，甚至觉得亲戚们都是一群虎视眈眈的饿狼，随时准备扑上来撕咬我。日子一长，我腻烦不已。不成！妇人的唠叨小里小气，偏颇狭隘，只会把男人的精神引向死胡同！

“你就不能，聊点别的？”

云霞和别的话题真还没缘呢，一聊起恩怨之外的话题，她记性极

差。一次，云霞用透露机密的神情，第五次告诉我，与她一同跳广场舞的张老太，送给她一条苏州产的丝绸纱巾。我忍不住狠狠白她一眼，讥讽地问道：

“她送了你，五条纱巾？”

“没有啊，只送了一条。”

“可你前后，说了五次！”

准确地说，自从我和石柳龙创建了老年清扫小组，我的精神才有了转机。后来，我每天打开电视机，只想看天气预报——次日，天气如果像预报员说的适宜外出，清扫小组就会倾巢出动，平均一周三次，去青龙山的谷底，拾捡游客丢弃的白色垃圾。说来神奇，每次捡完谷里的塑料袋、塑料瓶、泡沫饭盒、易拉罐等，我会觉得那天过得很有意义，这样度过的一天会像润滑油，能帮我转动早已生锈的思维、情绪……

出事的那天清晨，我像往常一样准时打开电视机，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，我担心老天爷变卦！预报员长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当她看着我，眨巴着好看的长睫毛，用中气十足的语气维持昨晚的原判：阴转晴！我兴奋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马上打电话给清扫小组的其他成员，通知到老地方集合。大概在家里憋了六天的缘故，出门前，我特意穿上了云霞给我买的新外套……

我第一次梦见自己死了。我看见，一口杉木棺材停在床前，屋里升腾着印度香的燃烟。我骤然发觉，身子两肋长出了一对翅膀，令我能穿过袅袅摇荡的烟柱，快活地在屋里飞来飞去。唉，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！屋顶不知被谁凿开了一个洞口，我趁机飞了出去。户外的黄州镇寂然无声，我自由翱翔在晴朗的天空，低头鸟瞰安国寺废墟上的赤壁公园，望见公园广场上站着一群中年妇女。她们一律身着白色的丧服，膀子上箍着吊丧的黑袖圈，整齐划一地打着太极拳。我在公园上空一露面，她们就马上散开，仰头凝望着我。从空中俯瞰，她们竟像献花的

儿童，开始在原地蹦蹦跳跳，欢笑着纷纷向我招手：

“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！”

我没有像雨一样，降到她们中间。我故意冷着脸，心想：该不该像领袖那样摘下帽子挥一挥手？当我试着学领袖的样儿摘帽子，忽然发觉头上不仅没有帽子，连头顶也光秃秃的，竟没有一根头发。我一时尴尬不已，觉得秃头很不符合领袖的形象，于是再也无心逞威风，只想快些离开欢呼雀跃的妇女们，当然，脸上还是撑着刚才的一抹傲然，从她们上空匆匆飞过。想到她们都伸长脖子，殷切切地为我服丧，我心里顿时产生了幸福感。我清楚地望见一列火车飞驰而来，前来奔丧的雷石双眼噙着泪水，呆怔怔地望着窗外，也许连续几天难以成寐，他的眼圈熬成了青黑色。我的死居然还打动了从未回来过的前儿媳李慧，她美丽的脸蛋因为得知我的死讯，竟凝着悲伤，神思恍惚。她不知所措的样儿，让人觉得她随时准备起身向我鞠躬、道歉。是的，我感到满意，十分的满意！

“这一天多圆满啊。为什么这一天不早点到来呢？”我想。

我忽然在空中惦念起自己的棺材，意念刚闪现，身子就“嗖”一声降到了洞口。没想到先前让我钻出的洞口，现在却想把我拒之门外。我一时心急，蜷缩着身子拼命往洞里挤，哪知越挤洞口越小，不一会儿，我就被洞口箍得动弹不得。洞口就像一根箍着我的粗大钢缆，快要把肋骨箍断，我感到头晕气闷。绝望之余，我不经意朝洞里瞥了一眼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天哪！一个异常美貌的女子，竟双膝跪在棺材跟前，脸上的泪珠像一串串珍珠，闪着晶莹剔透的光亮。慢着！我怎么觉得那女子很眼熟呢？对对，想起来了，那不是李惠安吗？她怎么会这么年轻？我开始拼命向那女子晃动着脑袋，大声高呼：“李惠安，李惠安……”喊着喊着，发觉自己醒了过来，头正枕着云霞的臂弯。云霞说，她之所以用手托着我的脖子和头，是设法不让我窒息……

陨石一落地，石柳龙就竭力从谷底朝山顶张望，登时已看不见安国寺的轮廓。他心儿一沉，知道大事不好，寺庙十有八九已被夷平。他心急如焚，带着清扫小组，先把雷壮游从浮土里刨出来，亲自送回家，然后独自上了山。

他还没走到安国寺，就遇到一拨拨上山看热闹的人，他们脸上都浮着好奇又兴奋的神色。上山前，他们已得到消息，听说陨石只砸死了住持一人，其他僧人因在院子里排队，等着进弥勒殿做晚课，得以幸免。当然，僧人中有不少人受了伤。据说，住持的死原本可以避免。住持本不过问早晚课场地的摆设，那是副手分内的事。不过那天与平日有所不同，住持得到通知，次日省电视台要来拍他们做早课的场景。住持放心不下，晚课前几分钟，破天荒亲自进弥勒殿巡视场地，看木鱼、引磬等法器是否备齐，跪垫间距是否恰当。当时，副手没有跟着住持进殿巡视，他加入了其他僧人等候的队伍。副手懂得此时自己应该化身为无形，以充分彰显住持的权威。据说，四点差一分左右，院子里的僧人听见了陨石的呼啸声。住持恰好巡视完毕，刚把一条腿跨出门槛，陨石就“砰”一声落地。刹那间，冲击波“轰隆”一声把弥勒殿推倒，压住了住持。事发之后，大家都说，住持是代副手去死的，也许他前世就欠了副手一条命……

石柳龙被看热闹的人群裹挟着，向山顶攀去。那些人的谈话闪烁着特有的诙谐与机智，仿佛遇到与己无关的灾祸，他们的舌头特别能给

自己和别人带来无尽的乐子。不一会儿，远远望见，警察在废墟前拉起了黄色警戒线，来拦住看热闹的人。当这行人渐渐走近，警察认出了石柳龙，知道他是安国寺的设计者。警察一边伸手拦住人群，一边朝石柳龙摆摆手，放他一人过了警戒线。

他急煎煎爬上一堆嶙峋乱石，看见安国寺的建筑就像一群醉倒的大汉，七仰八叉地躺在深坑四周——不出所料，安国寺的所有大殿已全部坍塌。他曾有三十年，一直在心里与一九六七年的那场大火较着劲儿。那场由李平阳带人纵的大火，烧掉了明代复修的旧安国寺。打那以后，他意识到，必须用石头或钢筋水泥来重建安国寺。一九九五年的重建称得上精心和优质，一座钢筋水泥的安国寺，以清新古朴的风格，巍然屹立在青龙山峰巅。寺院内，到处都是高耸的防火墙和水泥柱，为了避免再次失火，他吸收了希腊神庙的做法，把原本由木头造的房梁、脊檩、椽子、屋脊、雕花飞檐，统统改用钢筋水泥来仿造。他自信新的安国寺再也不会遭到火劫。他很有把握，重建的安国寺至少可以千年不毁……可是，万万没料到，陨石会从天而降，如此精准地砸向安国寺……

山风阵阵吹来，不时让他汗津津的身子微微一凛。他四处查看残垣断壁，看见他亲手重建的大雄宝殿、弥勒佛殿、牌坊、铁制塔刹、住持纪念堂、藏经楼等，被龙卷风似的冲击波，统统夷为平地，所有的经书、法器毁之于火。看着看着，他的心像狼藉的废墟一样变得焦灼，他想哭但哭不出来。慢慢地，他开始自嘲地安慰自己：能对付火灾的钢筋水泥，哪对付得了强大的冲击波呢？他从没想过安国寺要防陨石或原子弹，这颗陨石的威力固然比不上原子弹，但小范围产生的冲击波强度，不亚于原子弹。他想不通：为什么陨石不飞偏一点，掉到山谷里？那样的话，死掉的就不是住持，很可能是他和清扫小组的成员。当时，雷壮游比小组的其他成员更靠近山顶。不过，石柳龙宁可自己在山谷里被陨石碾成烂泥，也不情愿陨石毁掉他一手设计的安国寺……

他的脸蔫得就像腌菜，皱巴巴、潮乎乎，他无法像偷偷闯入废墟看热闹的那些人，游荡在深坑周围，胜似闲庭信步。他不得不用手捂着胸口，忍受着心脏的阵阵颤栗。傍晚时分，山上下起了毛毛雨，他真希望打在脸上的雨滴能大些，把他里里外外的绝望清洗干净。后来，他走过倒塌的膳房，来到高僧墓园，惊诧不已。厚厚的浮土就像一个守法的坏蛋，不敢真把墓园埋掉，到处可见拱出浮土的高僧灵骨塔。看着浮土和塔尖，他的意识顿时起了变化，原本对他并无意义的高僧墓园，倏地成了他唯一能抓住的一根稻草。他飞快地刨开一尊灵骨塔周围的浮土，甚至用宽大的衣服下摆，把堆起的浮土推向一边，直到看见浮土掩埋的灵骨塔完好无损，方才罢手。

是啊，高僧墓园两次都幸免于难，躲过了安国寺遭受的悲惨命运！这样说来，高僧墓园代表着安国寺涅槃重生的一线希望？这么一想，他绝望的情绪渐渐有了缓解。他想起了有恩于他的安国寺老住持，原以为自己早已理解老住持，理解老住持说过的那些疯话。直到看见眼前的安国寺，像一只死去的大章鱼，手脚乱七八糟到处耷拉，他才真正感受到令老住持疯掉的那股力量。他感觉自己像被一条长蟒缠住，死活无法挣脱，除了咒骂自己别无它法……直到深夜，那股令他发疯的力量渐渐远去，就像巨轮驶过，水面只剩下客客气气的余波……

借着皎洁的月光，他第一次下到坑底，竭力用平静的目光打量露着顶部的陨石。不知怎的，冰冷的陨石一时竟令他思绪万千，视野开阔，心思翩然飞向另一个世界——那不是前世，也不是后世。说来也怪，他还没有过如此壮丽的心境，仿佛遥远的星球用什么魔法迷住了他。他隐隐觉得，这颗造访安国寺的陨石，肯定不是来自北半球的星座，它不妥当地毁了佛殿，说明它脱离了佛的法力，很可能来自佛殿难以影响的南半球星座，比如，南半球的罔罟星座等等。他仰望着夜空里的寥寥星光，心里充满困惑——

莫非安国寺的两次毁灭都与它有关？他不由地浑身一凛，感到了

跟随陨石一同袭来的寒意：莫非在他挚爱的情感深处，隐藏着什么可怕的毁灭之力……

一九六七年的一天，安国寺突然遭到了袭击。十六个扎着武装皮带的中学生，一登上山门就开始砸东西。老住持央求他们看在佛主的分上，不要砸圣物，他们偏偏砸得更欢。当时现场的形势，石柳龙看得一清二楚。由于他对释迦本来就没什么情感，加上寺里的日子过得寂寞无聊，他就没像老住持那般惊慌失措，反倒有种突然解放的畅快感。起先，他退到其他和尚的身后，放任不管。当那群中学生要给大殿佛像套上绳子，想把它拉倒，老住持吓得连说话都结巴起来：

“得，得，得阻止他们，这，这，这样下去，安国寺就完，完了……”

当老住持把惶恐的目光投向和尚们，首先是显信和尚把他大腹便便的身子挺了出去。显信那双又白又胖的肉手，一直令石柳龙记忆犹新。显信将手掌朝作孽的人群高高一张，大声喝道：

“快给我停下！你们要是把佛像拉倒，你和你的家人不久就要遭殃，不是死就是重伤！”

“才不信呢，你这个牛鬼蛇神！”

情况并非像学生嘴上说的那般轻松，他们站在原地一时踌躇不前。一时间，整个大殿仿佛只剩下了麻雀的鸣叫声。就在他们的嚣张气焰快要被鸟声拂去的当口，只见他们的头目李平阳，突然把绳子朝地下一扔，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恼怒的“哼”，然后招呼手下的人，狩猎一般围住了显信。那堵人墙一下挡住了石柳龙的视线。因为他平时并不喜欢显信，起初，他对人墙里的呻吟声只是冷然处之。但没过多久，老住持和老和尚的嘴里已嗡嗡营营念起了经，脸上都露着焦急的神情。可是，他们除了双手合十，暗祷能渡过一劫，没人敢出面阻拦。显信几乎被一根根挥舞的皮带淹没了。遇上那伙蛮干的愣头青，石柳龙心里的蛮劲儿也被激发了。他心想：都什么时候了，光傻站着念经顶个屁用！他转

了转眼珠子，在大殿角落找到一根长棍。以前，他和校外二流子打架的秘诀就是：狭路相逢勇者胜！当时，他就像瓦片一样冷着脸，操起长棍横扫了过去。他忽然觉得，学生们“哎哟哟”的叫唤声和呻吟声，让他听起来很是痛快。不一会儿，倾泻而下的棍子，就把那群乌合之众打散了。那些沿石阶快步往山下逃窜的愣头青们，边跑边回头打量着石柳龙，惊慌失措的脸上早没了盛气凌人的表情。

学生头目李平阳远远站在低处的石阶上，朝山顶的石柳龙大声嚷嚷：“好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个庙马上就要完蛋了！”

“好，好啊，只要你小子不怕死，我，我奉陪到底！”那一刻，他居然笑着向李平阳招手致意。

待他回到大殿，发现显信已像木雕一样纹丝不动，地上的血像一块鲜艳的红地毯，托着显信的脑袋。老住持已解开显信的僧衣，显信袒露出来的白胸脯没有了一丝起伏。大概见惯了显信平时嘻嘻哈哈的表情，石柳龙委实难以相信显信的表情会那么庄重，那么叫人想去思索他此刻的命运。后来，经法医验尸才知道，那帮愣头青硬把显信的心脏病给折腾发作了……

当天晚上，数不清的火把从山下向安国寺围拢过来。老住持竭力阻止石柳龙再去和学生们对抗。大概预感到安国寺即将化为灰烬，老住持叫和尚们拿了经书和法器，一起向后山转移。他们到达后山时，围攻安国寺的学生已用火把点着了寺庙各处。就在后山的一派宁静中，住持与众僧一言不发看着优雅的飞檐、花饰窗格、木柱葬身于火海。无数看不清的人在寺庙各处大声嚷嚷：“烧得好啊！就是要烧掉这些封建余孽……”

那是四月的一天。那场大火就像春天盛开的一朵最大的红玫瑰，几乎胀满半个夜空。火先给安国寺撒上一些细碎的金箔，接着迅速长成一朵金云，竭力要把安国寺抬走。就在对那场大火的凝视中，石柳龙